

生活故事

温情重阳 温暖老人心

■辜钊 文

九九重阳,天长地久,这是天下所有老人的节日,饱含对老人的深切祝福,也蕴含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传统美德。为传承并弘扬敬老孝亲这一传统美德,表达对老人的关心与爱护,在这个重阳节,作为江湾书院一员,我有幸参加组织了重阳节温情感恩公益活动——陪着老人们感受古都洛阳的魅力。

来到洛阳,老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感受一下这座千年帝都古城的别样风貌。于是我们的第一站就先来到了洛阳古城的西大门——丽景门。丽景门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、最优秀的城门,始建于隋代,其规模之宏大在河南古建筑中居于首位。走进丽景门,古街店肆林立,古老的招牌、旗子随处可见,还有一座座青瓦红门的小舍静静地坐落在古城的每一个角落:洛阳剪纸、古玩城、三彩艺、牡丹字画、古乐器店等等,真让人目不暇接。登上丽景门城楼,整个洛阳古街全盘进入视线,

岁月悠悠

那时,赤脚医生

■张勤 文

那时每个大队都有一家卫生室,乡人习惯称为医务室。

我们大队的医务室位于大队办公楼的东侧,两间平房,门窗漆成白色,门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十字。医务室外面一间是赤脚医生的值班室,放着一张大长桌和两张有靠背的大木板凳子,都被漆成白色,但漆水有些斑驳泛黄。里面一间是药房兼挂盐水的诊疗室,两个放药的柜子高高的,也是漆成白色,里面放着各种盒子、瓶子。药柜一侧的高处钉着几个铁钩子,可以把盐水瓶挂上去。

医务室有三位医生,都是本大队的女性,每天轮流值班为身体不适的乡亲看病、打针、配药和提供各种健康咨询等。但这些医生前面还加了两个字:赤脚。我小时候觉得好奇,到了医务室曾偷偷观察过,见她们都是把鞋子穿得好好的,并没有真的赤脚,又为什么要叫做赤脚医生呢?

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看了西游记,算是自我解开了谜底:也许是意味着跟赤脚大仙一样有本事吧。当然其实赤脚医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,是指半农半医的工作状况,医务室的医生都来自本乡本土,接受短期医疗知识培训后,既要行医看病,又要赤脚下地干活,因此得名。

赤脚医生并没有赤脚,看上去也并不特别像医生,那模样跟田里干活的农民是没多大区别的。说她们是医生,其实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当班,既做诊断的医生,也做护士打针,药房发药、挂号收费等全部工作。小时有一段时间里,被查出贫血,每天要去医务室打针,说是补血的。到了那里,总看见赤脚医生忙碌的身影,那时打针不是一次性的,要把使用过的针头放进一个铝制医用盘子里,放在电热丝锅子上烧开消毒。消毒用的药棉也都是赤脚医生自制的,闻到那个消毒酒精的味道,就感觉到了科学和卫生,虽有些难闻不适应,但也让人感到这意味着讲究和放心。

我们隔壁小队的阿花就是三位

望着已悠悠流淌千年的护城河水,灵魂也仿佛穿越千年,去见证当年的繁华与气度。“洛阳牡丹甲天下,丽景城楼世无双。”那一瞬间我们仿佛梦回大唐,情思纷飞。

如果说有这么一个问题:到洛阳,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是哪里?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脱口而出:龙门石窟。所以我们起了个大早,来到了这里。走过龙门,穿过北大门,便看到了静静守候龙门石窟的伊水。路上行人稀松,伊水河杨柳依依,静水无言深流,对岸香山寺,斗檐一角,挑出青松,远处石窟,星罗棋布于山崖之上。拾级而上,拐过山脊,石窟一个一个展现眼前。衣褶的舒缓、姿态的优美、面目的安详……这些伟大的工匠没有把雕刻当做任务,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,把毕生都倾注在这些堪称完美的佛像上,为这些佛像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活的艺术气息。

旅行的意义不仅在于风景,更在于为老人们快乐服务的满足,真心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能够安享晚年,快乐安康。

赤脚医生之一,我们年纪小一点的都叫她阿花阿婆。阿花阿婆只是辈分大,虽然叫阿婆,其实年纪并不大。她的服务态度和蔼可亲,给病人以很强的心理安慰,获得了众多乡亲的信赖。

有一年冬天,我发起了高烧,半夜里体温骤增到了惊厥的地步。父亲就打着手电,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了阿花阿婆家。已入睡的阿花阿婆二话没说就起床,披上大衣,背起药箱,随着父亲手里昏暗的手电筒灯光走夜路来到了我家。进门后阿花阿婆镇定自若,打开药箱取出体温计给我量了体温,打了退烧针,还从一个玻璃药瓶里倒出几粒药来放入一个小纸包里,告知了用法用量,嘱咐要多喝白开水。还真有效,我的病情很快稳定下来,第二天就好转过来了。

那时的赤脚医生就是这样,赶上有病情紧急的情况即使半夜了也要上门出诊,任劳任怨,风雨无阻。赤脚医生背的药箱体积虽不大却有着神奇的力量,患病的乡亲只要说出头痛、头晕、呕吐、腹泻、腿勿去、水裹涨等等症状,赤脚医生都能在小小的药箱里找到对症的药来。在我们眼里赤脚医生医术高明,见到了赤脚医生,就是看到了希望。

有时到镇里卫生院配了生理盐水,也会拿回来到赤脚医生家去挂盐水。傍晚时分,病人来到赤脚医生家,脱下白大褂的赤脚医生其实也是家庭主妇,此刻正在家里喂猪喂鸡鸭呢,看到病人来了就停下手下的家务,洗过手后给你看病。或者正端着碗吃晚饭呢,也会放下饭碗给你打针,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。

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赤脚医生的医术水平有限,医务室的条件也十分简陋,但赤脚医生医德高尚,给乡亲看病带来了便利。也许这几位赤脚医生都是乡里乡亲的缘故,看病的时候病人往往减少了畏惧,多了份慰藉,形成了正面的心理作用。所以那时乡亲对赤脚医生是十分敬重和依赖的,感觉身体不舒服了,就乐意去找赤脚医生,并且总是相信只要到了医务室,赤脚医生就会有医治的好办法,药到而病除。

杨浦记忆

小洋房

■耿勇 文

上海不愧是万国建筑博览会,外滩那风格独特具有国际范的恢弘高楼大厦;如同繁星散落在城市“天空”的英式、法式等花园小洋房,无不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留沪工作第二年,便告别了白天办公桌上班,晚上办公桌铺席就寝的日子。单位分给我一幢小洋楼中的一间房,我趾高气扬,颠颠地拖着行李入住小洋房。

小洋房位于江湾五角场,是战争的产物,日本侵略的见证。如果你乘公交车,从黄兴路快到五角场时,便能看到围墙内,一片绿树葱葱之中成片的花园洋房,因为门口有卫兵站岗,院内显得有些神秘,夜晚还有些阴森。

当初这里是空军政治学院。学院正门也叫1号门正对五角场,校名由徐向前元帅书写。入院后的三层楼,从上俯视呈飞机形状,故称飞机楼,是学院训、政、后三大部机关办公室,随后便是成片的花园洋房。据说,这里曾是日本人宪兵司令部。小洋房有几十幢,一律南北朝向,按现代话解释为双拼别墅。一幢两个门进出,住两户人家,且均为两层。每幢之间都是花园相隔,中间有小碎石路相连,户与户之间要走动也方便,曲径幽幽,漫步花间。不往来便有人高树墙,隔绿叶间隙相望。户户朝南是菜地花园,朝北是成片的水杉树。

早有鸟鸣,晚有蛙声。春夏时,花草之中蚂蚱蜻蜓等昆虫随处可见。晚上加班回来,昏暗的灯光下,伴随脚步声,总有嘤咚嘤咚的小青蛙在惊跳,草丛里也不时的发出窸窣之声,像是水蛇出洞,令人悚然,不敢靠近。

日式小洋房结构与英、法式相比,显得矮小许多,没有高高屋尖顶,小楼是木质结构,房顶上红色大瓦片,墙壁是灰色水泥,不过墙上水泥是不规则的,呈立体浪花式,突出处冒尖,这在当年抑或是一种风格。这类墙面壁虎很难爬行,因为一不小心

会被刺伤划破。小洋楼的天花板、楼梯为木质,半个世纪,仍旧坚固,只是毕竟年久之故,虽木地板未变形,但楼上踏步,楼下心堵,因为嘎吱嘎吱有些响声在所难免。楼上两间一南一北,楼梯中间转弯处有个卫生间,楼下朝北是厨房,朝南那间与楼上一样。

那时房源紧,我们一个门弄住三户人家。楼上下朝南间12平方,面积较大,分别住有家有口且营职干部的两位干事,楼上朝北8平方我住,厨房卫生间为公用。当时我也知趣,一来是连职干部。二来是单身一人,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所以通常吃在食堂,不开伙。然后办公室加班写稿,很晚回来轻手轻脚上楼睡觉。那时大家挺默契,洗漱如厕的时间尽量错开,但不是一家人,却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总有些别扭。楼下孙干事娶个上海的漂亮媳妇,白净高挑。有好几次我去洗漱,她正巧在洗衣服,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害羞,她立刻避让窜回房间,咚的一声把门关上,很是尴尬。以致许多年后,即便大家都早已熟悉,偶尔相遇,还是有些不自然,因为当初同住一幢小洋房的别扭,产生不该尴尬的尴尬,总让人难以释怀。

组织上分配给我这间房,还装了一部内部可打外线的电话。领导反复告诫我,因为我是新闻干事,享受特殊待遇,否则连职干部,是不能住单间的。我一时受宠若惊,更加不分白天黑夜的写稿。

不过说心里话,享受了这个待遇,对我写稿的帮助远没有对我谈恋爱起的作用大。那时我找了一位自己中意的上海姑娘,我们谈对象,不必非到外滩爱情墙或者在马路上数电线杆,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。她和她的闺蜜到我处来玩,一看进大门有士兵站岗,大院洋房花园成片,加上我有独立一间住房和电话,这在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。所以从谈恋爱到结婚异常顺利,小洋楼功不可没。

后来,学院新盖的楼房增多,住房有所缓解和改善。我也晋升为正营,终于享受独套待遇,楼上楼下,楼

前楼后都归我一家居住,我也学着跟别的人家一样,把一楼朝南的窗子打掉,变成一个大的铝合金拉门,顶上装上大大的雨棚。出门有花坛,有菜园,再往前还有块空地,也学着别人家,搭起葡萄架,移种上葡萄。妻子爱种花,花坛里月季花白天争艳,入夜,夜来香随风摇曳潜室润肺。我讲实惠种菜,一年四季,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吃上新鲜蔬菜,吃不了还送沪上的亲戚。

不过生态环境好,老鼠蚂蚁蚊子鼻涕虫等也少不了。它们都是“常住户”、“钉子户”,因为小楼地洼潮湿,虫多人烦,早晨起来,总能在水池边,下水道处看见几条黏糊,头上有两支“小天线”的鼻涕虫,怪恶心的。不过对付它方法很简单,在它身上撒把盐,过一会它就消失了。老鼠比较让人头疼,它通常藏在天花板上,有时一阵小碎步,咚咚快跑,有时谨小慎微,蹑手蹑脚踱着小步,后来我发现,它步伐的频率与我的动作大体相一致,我抬头望,它便停步不前,我拿起杆子做住上捅它,它便快溜溜之大吉。它居高临下从缝隙中能看见我,而我却看不见它。

当然这点烦恼,与享受大都市里村庄的生态环境相比,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我在楼上北屋临窗而坐,满目绿色,拂面空气清晰,如置身于深山老林。雨天躺在床上,聆听雨点打在屋檐上、树叶上、窗台上,才知道何为闲来听雨声。人长期“浸泡”于大自然的怀抱中,情高气爽,文思如涌。我怀疑前面那栋小楼里的张教授,著作等身,多半是依赖着一半学问,一半生态环境。

那时光,我们大家都没有手机,没有微信,没有家庭小轿车,没有象征身份的包名表,更没有钱周游列国。但我们很幸福,因为我们有小洋房,尽管它年代久远,有些陈旧,让人心满意足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v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杨浦图书馆 ■朱良城